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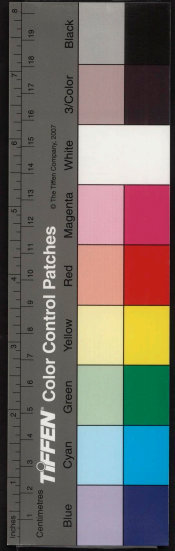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十終

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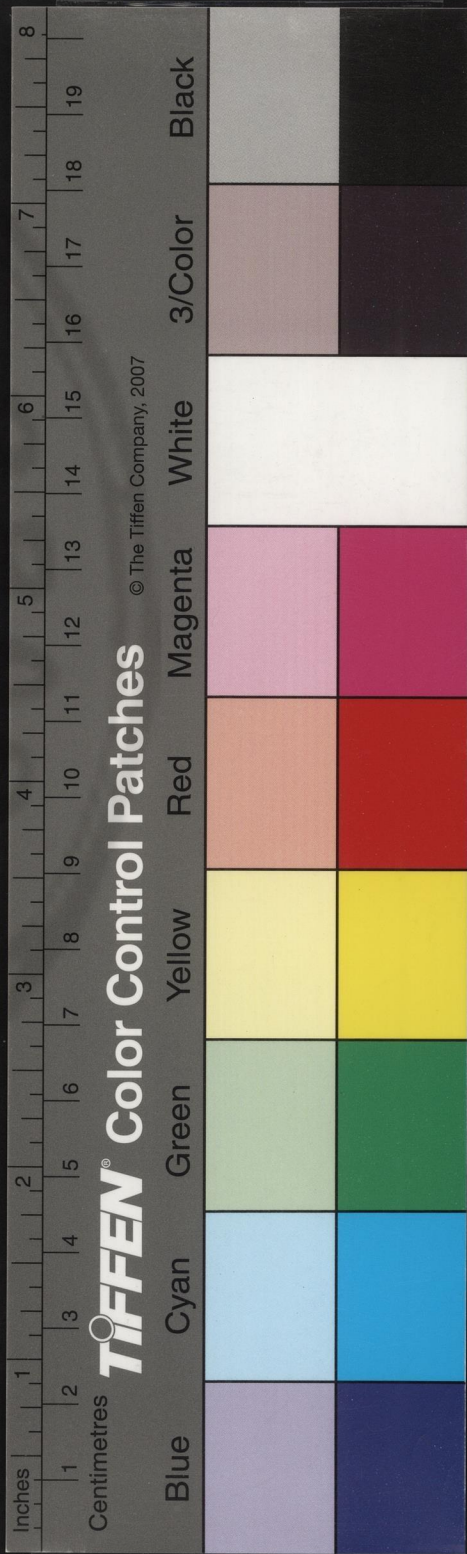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朱子言行錄卷十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298700.4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後集

王安石

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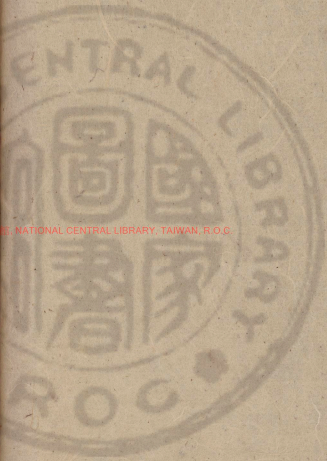
卷四

讀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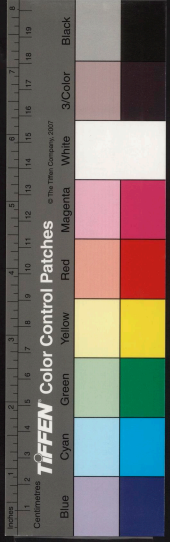
卷四

讀後集

後集載王安石何居夷考集中如韓富司馬六士
 公皆身任宗社為世不龜其他舉聲實茂烈武昭
 軌度而安石六人敗之有餘故諸君子多以不合
 新法著則朱子豈有恕辭乃我即安石尚論曰君
 心常渺焉不如其祖宗則自能知入而守法如神
 宗非不明韓富司馬之賢謂祖宗舊人不足有為
 俟制度一新徐與論思爾故韓琦死帝自為碑文
 富弼召拜司空迄後眷禮不替蒲宗孟一斥司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光帝直視不語嘉其不拜樞密其待諸大臣何如
 乃卒不見用者非薄其才也蓋薄舊人而思凌越
 其祖宗此意豈有量哉於是安石得而乘之然神
 宗第以諸君子為無才故懲寧之罷斥猶得為元
 祐用哲宗直以諸君子為奸邪故紹聖之黨禁遂
 與國俱盡嗟夫端起微芒而害貽天下可不慎乎
 然諸君子亦有責矣方元祐末羣宵側目伺間乃
 盛氣相攻自開之釁一時洛蜀朔黨之號使韓富
 司馬六七公在奚啻聞蔡襄四賢詩頓足呼壞事

而諸賢恬不知戒相率戮逐可慨也嘗稽韓公作
 相司馬公爭刺陝西義勇甚力韓公無少忤司馬
 公作相蘇軾論役法爭辨朝堂司馬公笑而止此
 何得有黨韓公驥任守忠歐公直填空勅韓公又
 云與希文彥國相善正如推車子心主於車可行
 而已此為道合亦何得有黨黨起於好同好同則
 為一味之和一絃之奏勢必至君子不相能則小
 人殘之易為力又何愛而不一網盡乎故願讀是
 集者知朝廷莫先乎擇相人臣莫大乎無黨黨事



明則賢否自辨相臣得而中國拜司馬虜戒邊吏
矣是以論其世也

蘇一和文時下登之張采謙王不賄賂賈小

而身血蘇蘇合來何體思蘇蘇或公於國同體

元與會文意因隨筆

同許有無韓公起

公將於補神鑑對

時而謂公果陳

而清界出不感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總目

第五卷 魏國蔡公

宋晦菴先生朱熹纂輯

魏國蔡公

太平老圃李衡校正

第四卷 魏國蔡公

明後學婁東張采評閱

魏國蔡公

茂苑宋學顯

魏國蔡公

當湖馬嘉植

第一卷 魏國蔡公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琦

第二卷 魏國蔡公

丞相韓國富文忠公



參政歐陽文忠公修

第三卷

太師潞國文忠烈公彥博

參政趙康靖公槩

參政吳文肅公奎

參政張文定公方平

第四卷

樞密胡文恭公宿

端明蔡公襄

尚書王懿敏公素

集賢學士劉公敞

第五卷

參政唐質肅公介

參政趙清獻公抃

御史中丞呂公誨

御史中丞彭公思永

內翰蜀郡范忠文公鎮

第六卷

太傅魯國曾宣靖公公亮

丞相荆國王文公安石



第七卷

丞相溫國司馬文正公光

諫議大夫司馬公康附

第八卷

丞相申國呂正獻公公著

侍講呂公希哲

詳見分錄

第九卷

中書舍人曾公肇

內翰曾文昭公肇

內翰蘇文忠公軾

門下侍郎蘇公轍

第十卷

丞相康國韓獻肅公絳

門下侍郎韓公絳

中書侍郎傅獻簡公堯俞

尚書彭公汝礪

第十一卷

丞相范忠宣公純仁

尚書左丞王公存

第十二卷



丞相劉忠肅公 摯

樞密王公 巖 叟

諫議劉公 安世

第十三卷

內翰范公 祖禹

侍郎鄒公 浩

諫議陳忠肅公 公雍

第十四卷

康節邵先生 雍 詳見外錄

密學陳公 襄

秘書丞劉公 恕

節孝徐先生 積

正字陳公 師道

宋名臣言行錄總目 終

名臣言行錄 目錄 後集



第一 五字朝衣
論事會文堂
卷一 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一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一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馬嘉植印元 參正

韓琦 魏國忠獻王

字稚圭相州人 中進士第 一 人 事仁宗英宗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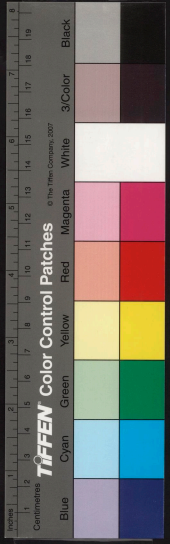
宗官至丞相 配享英宗廟庭

天聖五年 仁宗初臨軒試進士 公年二十名在第二

時唱名第 甲友終太史奏曰 下五色雲見左右

從官皆賀於殿上

監左藏庫 時方貴 高科多徑去 為顯職 公獨滯於元



庫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爲甲冑職事。亦

未嘗苟且。並家傳

徙開封府。舊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傅

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

相器也。胡氏傳家錄

以石可廉供職。勸上明得失。正朝廷。紀綱親近忠直

放遠邪佞。時災異數見。公以災變屢發。士於執政

者。非才曩言於上。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

弼。未得其人。邪。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郊。皆偃

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擇。不然。嘗所用者。王曾

樂。

發解開封府舉人。時惟禮部貢院置封牘。謄錄。二司

開封止有封牘官。公請並設謄錄司。以下至公從

乏。

公言：自舌與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

費。莫如白宮掖始。請令司取入內內。省并御

藥院。內東門可先朝及今。來賜支費之目。比附

酌甲者。從減省無名者。切罷之。

公爲諫官。年所存諫稿。欲飲而焚之。以效古人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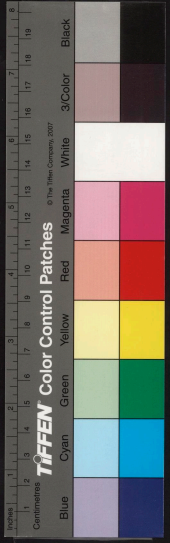
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上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



意為三卷曰諫垣存稿自序於首大畧曰諫止於
 理勝而以至誠將之並家傳
 以益利路人饑為體量使公至則蠲減稅以募
 入入粟招募壯者等募刑以為軍一人充軍
 數口之家得以全年劍門關民流移而東者勿
 禁年簡州艱食為甚明道中以災傷常勸納粟後羅
 錢一八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
 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年遂貪殘不職吏
 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為館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
 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家傳

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也章十上不報公
 抗疏乞出已乃罷宰相王隨陳堯佐叅政韓億石
 中立等家傳

公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不可不止
 王曾蔡齊宋綬當世名臣宜大用下納其說王沂
 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謂公曰此年臺諫官多
 畏避為諫安司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
 諫官道君此沂公天下正人公得此益自信行狀
 民間作錯金服玩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乃下詔
 申諭未幾言犯者開封以刑名未明申請審刑院



議止徒三年。公奏大中祥符八年。初犯銷金。有朝
具請復用之。

詔同詳定。阮逸胡瑗等所造鍾律。公曰。祖示舊法。遵
用斯久。屬者徇三代之偏。議變數朝。一定律。臣切
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
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
樂。可得。以氣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當今之所
急。國家方夏寧。又勉邊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
願陛下與左右弼臣。屢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
議。急其所急。在理為長。遂詔將來南郊用和峴舊

元昊初叛。兵鋒銳甚。中國久不知戰。人心頗恐。授公
陝西安撫使。趣上道。公勇欲自效。馳至延安。則羌
已解圍去。然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公
卽選練材武。治戰守器。慰安居民。收召豪傑。勸之
計議。范雍守延州。朝廷以為不能。欲以趙振代。公
奏曰。願留雍以觀後效。無已。則范仲淹為可。以為
國家計。非私仲淹也。若涉册比誤。陛下事當族慶
人陳叔慶等。因邊防策。補官。東南公奏曰。忠義憤
懣。為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于僻左。實羈縻之非
策。所以開示誠意。招徠人才也。



康定元年夏疎鄒護西師公副之未幾遣學士晁宗
懋內侍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公曰如諸意爲便不
則元昊聚兵出不意攻伐我倉卒赴敵必敗合府
爭之公所論不得用使持奏還而元昊掠鎮戎軍
偏將劉繼宗進戰果不利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日
月來上衆復會議乃畫攻守二策求中決公馳驛
奏關下上許用攻策已而執政以爲難公不得已
獨上章曰元昊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婦女老弱
舉族而行我四路之兵不爲少分戍數十城寨彼
聚而來故常衆我散故常寡相遇每不敵是以元

昊能數勝今不究此失乃待賊人過以二十萬重
兵端然守外濠不敢與虜角皆實痛之願更命近
臣觀賊之隙如不可不擊則願不疑片言秦雖未
下知兵者以公言爲然

公往來塞下勤苦忘寢食期有以報上出拔屯至涇
原聞元昊之和公論諸將曰無約而降者謀也直
公益備遽調兵兵未集賊果入鈔山外公指圖授諸
將曰山間狹隘可守過此必有伏或致師以怒我
或爲餌以誘我皆無得動出待其歸且墮也邀擊
之而裨將任福王仲實相小勝數連節度公檄之



曰違節度有功亦斬福猶進兵遇伏遂戰死疾公者乞置公大罪後太帥使收餘兵得繳福衣帶聞封上之朝廷知罪在諸將止左遷右司諫知秦州公在秦增廣州城以保固東西市招集屬戶益市諸羌馬討殺生羌之鈔邊者厲兵以待賊訖公去秦公賊不敢窺塞

慶曆二年陝西四帥皆改觀察使公爲秦州觀察使曰吾君憂邊臣了何可以擇官獨不辭

初京師所遣兵脫懼不習勞苦賊嘗輕之曰東軍而士兵勁悍善戰公奏增士兵以抗賊而稍減

屯戍內實京師又以龍竿城據衝要乞建爲德順公軍以敵蕭關鳴沙之道既任事久歲補月完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下軍中將亦習戰鬪識形勢每出輒有功公方建請於邠延涓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爲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據之破其州市屠其種落困撓其國因以招橫山之入度橫山隰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文我亦視興靈宄中免爾章既上又與范公定謀益堅而元昊黠賊知不可敵亦斂兵不敢近公塞並行狀



平日誠信足
以感久此情
方用得著耳

武門人事
人便成錄
以多取則
公自非巨入

放而餘八不
為亂事異器

公駐延安忽有人夜携匕首至臥內遽褰幃帳公起
坐問曰誰何曰其來殺諫議又問曰誰甚汝來曰
張勳公遣其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公復
就枕曰汝携匕首去其人曰其不忍願得金帶足
矣遂取帶而出明日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載
城檣上得金帶者納之時范純祜亦在延安謂公
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
帶是墮賊計中矣公嘆曰非琦所及唐史
公與范公同召拜相密使副公自請捍邊至五表不
聽既至又與范公伸前議同決策上前期以兵覆

元昊會夏國送款公謀不果用范公毋恨齟齬功
不就故作閑古堂詩叙其事傳于世公嘗言
初夏人方議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俱出
按行遂命公宣撫陝西范公宣撫河東范請論兵
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為不必請兵上前議
未容退於殿廬中稍爭公曰若爾則臣乞自行不
用朝廷一人一騎范色忿欲再請辭道公語公笑
且之會富公贊公說卒不發兵范亦不以為忤傳家
公至關陝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弱耗用度選禁軍
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一千餘人後用尤乞選諸



今自有說長
小孔藍成

路軍不堪戰者為崩軍云若謂兵驕久一旦澄汰
公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為亂
者哉家傳

時仁宗以天下多事急於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朕
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
時上之又聞天章閣賜坐咨訪急務公條九事太
畧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用抑佞倖進有能
退不才去冗食謹入官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
人已側目不安二府皆合理奏事公必盡言事雖
屬中書公亦對上指陳其實同列尤不悅獨仁宗

識之曰韓琦性直行狀

蘇子美輩為進奏院事發仁宗為讓者所惑夜遣中
使散入大臣家捕同飲者公明日對曰夜來聞遣
官逮京城捕館職甚夥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
行遣上色悔久之別錄

諸人欲以進奏院事傾正黨宰相章得象吳殊不可
否賈昌朝參政陰上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皆同
力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公時在
右府因兩府同對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較方平
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邊用兵有何限大事不為論



列而同狀攻。王益柔其情亦可見。士遂釋然。別
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為三限限
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公請獲他盜
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
請著為天下法至今用之。家傳
徒鎮定定州久用戎將治兵無法度至于贖不可使
公至卽用兵律裁之察其積軍中尤不可教者擗
首斬軍門外上死攻圍購賞其家恤其孤兒使繼
衣廩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員銳二陣指授
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號為可用。

寇河朔歲大歉為法賑之活飢人七百萬鄰城旁
路刺取其法視中山隱然為雄鎮聲動虜中。行狀
定卒惡米陳下執籌不請公特為帥聞之馳入倉羣
卒約十餘人皆持米前訴公曰米乃如此餘人皆
退後出懷中米一裹曰琦亦請此朝廷置此米一
公訝約八銀內地不售二百今雖陳下售猶不失四
銀適計自汝扇搖命盡戮士卒於前公凝然不動
一軍股慄。實錄
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顧金錢
唯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



不見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繆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滕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史不得高下于其間行狀

公自爲相卽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制作銓補天下士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以公議用之士莫知出何人門下嘉祐四年下裕享赦事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異篤遣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入院差使授官立柴氏後爲崇義公法春秋存亡繼絕之義擇才臣詣四方寬恤民

力籍戶絕田租爲廣惠倉以廣賑卹募耕唐鄧廢田勸課農作守令治最者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救以省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民議者以謂近于三代之仁義多公所論議施行行狀

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爲憂雖或有言者而大臣莫敢爲議首公數乘間伏奏乞選立太子上顧曰後宮一二欲就館卿毋亟後誕育皆皇女公一日挾孔光傳進對曰漢成帝立二十五年無繼嗣以議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太子成帝中材常主猶能之以陛下之明何難於此哉太祖爲天下



長慮澤流。至今惟陛下以太祖心為心。則無不可矣。仁宗感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力辭。官宮妾勢。未便中外皆危之。公復啓曰。陛下屬之以大任。而不肯當。蓋其沉遠詳重。識慮有以過人。非有它也。猶豫不決。招讒慝。生變故。且名未正。則尚得以辭名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亦不得復播矣。仁宗欣納。曰。如此。則宜乘明堂大禮前。亟立為太子。乃召樞密大臣。諭其事。或愕曰。此大事。非遽上。願曰。朕意決矣。曰。誠如此。敢為天下賀。又召學士為詔書。學士亦請對。然後進。英宗既為太

子尚堅臥。公又奏曰。今既為陛下子。何所間哉。願令宮人就諭。言及本宮族屬。敢勸。卜如其請。始就興寧宮。會仁宗棄天下。平旦入。預大議。英宗即帝位。宮門徐開。追百官班。宣遺制。衛士坐甲。諸司幕麻下。治喪。人情肅然。日至平市肆。猶有未知者。公性厚重。未嘗名其功。其門人親客。或燕坐。從容語及太子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為天下計。太后母道內助之力。朝廷定議久矣。臣子果何預焉。行狀

仁宗嗣未立。公請置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



中事未及行仁宗儀軌勢漸迫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卽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豫立以係天下心語日益切時有二宗子育宮中公謂二宗子陛下亦必自能見其孰聰明知否上以英宗爲言公卽將順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公何不與之素議及次日殿上太言此事係社稷陛下不可錯上曰此事與相公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請公公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公笑曰若素議豈不壞了事

事遺事

英宗初爲皇太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語國朝制度嗣天子卽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太子卽位大英王當賀允弼曰皇子爲誰曰其人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焉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

遺事

英宗卽位已數日初掛服于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語言恐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



愕癡立莫知所措。公急投杖于地，直趨至前，抱入。美簾曰：「誰激惱宦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方來，遂擁上以授之，曰：「昔須用心，照管宦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入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歐公歸，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並別錄

英宗初，以驚疑得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壁臥，不受藥餌。公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公俯而懇告，則或熟視而不言，或取藥覆公之衣，英而不顧。公或跪於榻上者，移時，或拜於牀下者，數

四。太后每勞公，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太土汝自勸，及大王勸之，尤不顧也。然須公強之，而後服。別錄

英宗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太臣亦心惑之。公獨屹然不動，且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曾去了，一語而一入官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公意不搖。妄傳語者遂息。」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爲媚婦作主之語，仍勅中貴後報公，但曰：「領旨。」公以山陵有事，呈乞，晚臨後主殿，諸公不預。既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只是不可泄陛



此可
無忌

富公不令
西門其心
富公其有大
力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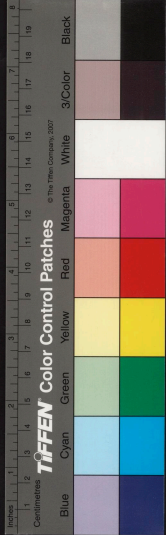
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報。然既非天屬之親。願
加意承奉。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
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聞遂開卒。難合
矣。他日光獻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
繼而樞密院對語亦如前。富弼謂公曰。適聞殿下
說否。弼不忍聞。蓋富意亦以太后之意為然而歸。
咎於英宗。及公力勸太后徹簾。不敢令富預聞。
後中書已得光獻旨。還政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
出。富公愕然。因此不悅。

英宗既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公慮

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
又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
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
語自家更足用心。公即曰。太后照管則眾人自照
管。同列為纒頸流汗。既而吳奎曰。語不太過否。公
曰。不得不如此。別錄

公潛祭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
廟曰。可一出。而兩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在
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那孩兒未安。恐不能
出。公曰。可以出矣。后曰。人主出不可。以不備禮儀。

富公其有大
力不能



方處衣素衣未具公曰此小事朝廷願日即辦不
數日素衣成由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
不久即還政

曹后初未還政公力引古以動云前世母后更聰
明者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復
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書史一二可見太公曰
自家何敢望賢人公察其意回矣即連贊成之後
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公亟令捲簾徹坐乃
往白上曰莫未否公曰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
初曹后難於還政公說曰當別與太后議儀制

山呼
警蹕

孟博太后既允即以議上上曰相公若崇獎
白人之類母后是豈好事公曰臣等亟以此誘之乃肯放下
陛下何情此邪並別錄

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
陰進廢立之說惟宰相韓琦確然不變參政歐陽
修深助其議管秦事兼前慈聖嗚咽流涕具道不
遜狀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爾了病母不容之
乎慈聖不釋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於舊窩中尋
兔兒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
胡思亂量少間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



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如思。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路然何所不容。今母后之間而反不能忍。邪后意稍和。修復進以公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人卜與命。未戴嗣。若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罪後歎曰。獨見英宗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公曰。自古聖帝明主。不為少矣。然獨稱愛為太孝。豈其餘皆不孝邪。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今但陛下事之未至。

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帝人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熙寧中。歐公退居穎上。閭戶及此。曰。古所謂社稷。臣韓公近之。隸川志

英宗例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曰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英宗即政。公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為。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闕畧不全。補綴僅能識其字。皆經國長筭大策。如取天原代江南伐大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冊。英宗見之。不覺避御座。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言教萬乘事。後上僊。公哭之慟。曰。何



國相也若
此方可為志
合書傳

事不可為 別錄

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溫
公在諫院呂諫議為侍御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
雖悟未施行宰相韓琦曰由空頭勅道參政
歐公已簽書矣參政趙鼎難之問歐公曰何如曰
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公坐政事堂以頭手勾任
守忠立廷下數日乃改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
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
以為小緩則中變矣聞見錄

深察無所忌憚或諫曰公所為如是豈惟身不自
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智之所尚公嘆曰為人臣
者盡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爾
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聞
者愧服溫公無
祠堂諱

治平中夏國汎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
也時太常少卿祝諮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
見丞相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入議及十
事第云授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
主飲食而不及他語邪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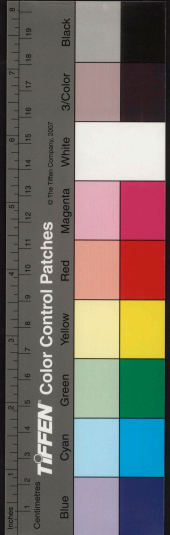


彼及其事則以某辭對辨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冥
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夏人竦服燕謀

濮友懿王以英宗踐祚例當改封上尤詳謹不欲遽
既踰太祥始詔兩制議其禮兩制謂當稱大國封
皇伯中書擬所生稱皇伯無經據又封爵須下詔
名之則未得其中方下三省再議英宗復詔罷之
而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指歐陽公諸公莫不避
匿自解公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
歐陽公士大夫嘆其平直忠諫不肯推謗與人行
治平三年上疾革二府問疾罷公奏曰陛下久不視

公朝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領之公請
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太王爲皇太子公曰太
王乃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上又批於後云太
王穎王某公曰欲乞只今晚宣麻上領之時神宗
在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置東宮
官屬由是國本定矣

神宗既即位王陶自東宮入御史府爲中丞意有所
觖望奏彈宰相不押常朝班朝廷以宰相日奏事
垂拱退請文德殿押常朝班或已過辰正則御史
臺放班行之已數十年爲故事陶憤不勝乃肆詆





公臣言行錄

誣上察其奸罷陶言職行狀

陶言公不拜常朝班為跋扈帝遣近臣以陶言示公
 公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
 臣矣帝為之動出陶知陳州聞見錄

一日上謂公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濮王者如何公曰
 先帝遵守典禮不敢爵父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
 以何親稱之邪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
 上累聖德而措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深
 然納焉家傳

公為相日曾公為亞相趙康靖歐公為參政凡事該

此去非意以
 過退即退
 贈家氣極而
 恐大驚短而
 神多動少
 解公以飲
 之飲忍未
 去其與
 宗之何事不
 可為則知英
 宗特事為難
 猶于公皆一
 身獨任謂英
 宗可也而公

政令則日問集賢該典故則日問東廳該文學則
 日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相體慶史
 英宗上僊今上即位一日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

欲何之公曰又待四方士人見責不退書開陳
 以謂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語請
 益堅它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席
 以待故除兩鎮除鎮安德勝等軍節度使兼侍中判相州有袞衣待還
 之語公復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
 之上不許遺事

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觀陛辭之日上從容訪問

皇白漢書載

此野不為商
為除郊野事
先時次于大
為陰知主心

政事公因進言用人當辨邪正為治之本莫先於此。上曰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家傳

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二人上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遺事

公自永興過闕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也公曰仁宗立先帝為皇嗣時安石有異議與臣

不同故也帝以公之語問荆公公曰方仁宗欲立

先帝為太子時春秋未高萬有子措先帝於何

地臣之論所以與琦異也荆公強辯類此公請冊

英宗為皇嗣時仁宗曰少侯後宮有就閣者公曰

後宮生子所立嗣退居舊邸可也蓋公有以處之

矣然荆公當英宗世屢諫不至實自憚也。聞見錄

改荆大名時朝廷行青曲法眾議謂非便臺諫官及

言者皆以罪斥中外無有敢言者公慨然上疏乞

罷其法條列司說難頒下及公進奏官指搆本院

將中書劄子頒行天下公再奏曰臣詳制置司疏



各目言命金 卷一
駁事件即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去唯舉大槩用偏僻曲說為阻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至再有辨列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鄭眾擇云書其價揭者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弊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

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眾釋云賒賁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賈買物唐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貨與其有司辨授之以國服為之息鄭眾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價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賣之國所出為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廬之田而貸萬錢者則期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廬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一唯其漆林之征二十有五



鄭康成益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廬之地貸
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解謂近郊十一者萬
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
千五百旬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三千臣謂如
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
時未必如此也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
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
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止息四
千也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
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取息立

定分數已不爲多亦是欺罔上聽且謂天下之人
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在有
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
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
候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
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
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
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利事以試天下之公言哉
上始得公疏意曰大悟亟欲寢罷王安石引疾在
告唯參政趙抃等對上論欲罷之意抃乃曰此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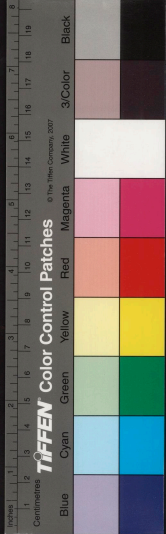
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
聞者惜之未幾御史中丞呂公著亦言青苗非便
安石欲黜之上曰須別坐事令出既而又曰公著
言韓琦近有草疏朝廷亦當聽納自古執政若與
藩臣生間隙至有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
安石遽曰此可逐矣公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
陽之甲罷知蔡州諫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
之今貶公著誤也公既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
明坐所因公亦恐悚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四
上神宗遣內侍李舜舉慰諭之乃止家傳

公著遺書

本自遺書
公著遺書
公著遺書
公著遺書
公著遺書
公著遺書
公著遺書
公著遺書
公著遺書
公著遺書

初法下曰琦舊臣也義不敢默及不聽號官屬亟奉
行曰琦一郡守也其敢不如令行狀公既聞之
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爲簽判每讀書至達旦晷
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少
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少年毋廢
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
魏公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故荆公
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
作畫虎圖以誡公魏荆公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
髮傷心無路送靈輶猶不忘少年之語也關見錄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後集



卷一百一十五

名臣言行錄

卷一

三

太宗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公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之壁既成客有勸君摹本以進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焉客亦莫喻公意韓終來遂進之公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願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別錄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誅百人何害人即不怨遺事

魏公潞公俱嘗鎮北門魏公時朝城令央一守把兵士方一下輒停罵不已令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對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即於解

狀判處斬從容平和畧不變色潞公時復有解一卒猶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公亦判處斬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高爾元城語錄

公所歷大藩皆有遺愛戎狄猶畏公名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今何在其子忠彥使幕外虜主問左右孰屢使南朝識韓侍中觀忠彥貌類父否或對曰頗類命畫工圖之而去館伴王興功遽以告忠彥北門為聘使道舊與京尹書皆押字不名及公留守則名于書其副使成禹錫仍喻

名臣言行錄

卷一 宋後集

三



來介曰以待中在此故特名每南來涉臨清界即
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無多需索也

行狀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
地請遣使分畫帝遣中使賜富弼韓琦文彥博曾
公亮手詔問以計策公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
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為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
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弊端屢遣使以爭理地
界為名觀我應之之術如何爾其所致虜之疑者
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舶
招諭而來於國家初無裨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

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為邊患而強取其地
建熙河一路狀其老弱以數萬計契丹聞之當謂
行將及我二也邊近四山地勢高仰不可為滄溟
向聞遣使詔兵徧置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
兵將校甚整教習益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
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
四也河外城池工築並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
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人作戰重費財殫力
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外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
不得闕預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契



丹素爲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優。以探伺朝廷。况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谷而與之。虜情無厭。浸淫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墮盟好。臣昔嘗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太戮。自此聞新法。日下實避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切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

太平。故散昔有錢爲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置市易務。新置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違者。半徙。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畝。畝商家嘆於道。路官吏不安。其職恐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那本困搖。舉心離怨。此則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利害。但得邊事將作。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恃驕慢。願以陛下神聖文武。若置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燕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將官羸勇寡謀。保甲未經訓



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破溝之敗也。臣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窺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恃此造端。釁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命，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勢，恢復故疆，快天人之心，雪祖宗之憤矣。富

文曾皆主不與之論。時荆公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以筆畫其圖，命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里，云：祖宗故地，荆公輕以畀鄰國，又建以與爲取之論。至後世奸臣以伐燕爲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荆公之罪可勝言哉。

聞見錄

初爲館職，所與遊者皆一時英俊。石曼卿氣豪邁，多戲侮，同舍獨見公，不敢少慢。但時呼爲韓家，蓋當時市井小民，凡所畏尊官，則呼厥姓曰某家。故石劾此語，自在館閣，已有重望于天下。與同館王拱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辰御史蕭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二公時有爭
喧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請
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邪公和顏謝之及
公為樞副石介有慶曆盛德頌曰元早識琦琦有
奇骨可屬大事敦厚如執後為相歐陽永叔作畫
錦堂記曰臨大節處大事垂紳正務不動聲氣而
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天下傳之
以為知言家傳

公惟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
如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

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
起皆公功也遺事

公既解相印王丞相曰為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
敢天下以為名言歐公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
德業兩全謗議自止過周公遠矣行狀

公為相作文旱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
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宰相事業也在北
門重陽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

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尤
著力所立特全又作喜雪詩云危石益深隨虎重

初節原不易
以晚節原又
全段都見故
難耳

卷之三 宋後集

此語見公處
公見公會心

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
之重如此遺事

公雖在外然其心常係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雖病
不忘國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下法度壞朝廷下紀
綱則泣血終日不食別錄

公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
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同上

公云臨事若慮得是卻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它
方可成務

又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本其弊猶恐為胡廣趙

戒若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並遺事

公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筆事議論
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味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
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

公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當淺
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
公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
形色也並別錄

公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遺事
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公公曰勿以為夷狄



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

三

而鄙薄之甚善。公在魏府，徐履路極者，就察屋，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以授之。別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材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物。每開宴，召客持設，卓覆以錦衣，置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曰：「伏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敗亦自有定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公寬厚不已。」
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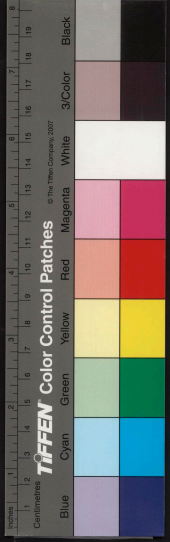
公帥定州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侍兵躬視燭，然公鬚公遠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犯燭矣。軍中感服。
別命

公姿貌英特，美鬚髯，骨格清峻，眉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謂高山大岳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直泄雲雨，藏匿寶怪，蓋自然也。
行狀

公在相位，所進用人，惟以公議所在。凡薦引於上前，未嘗輒漏其語。間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之。
家傳

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

三



有問公郭遠衆人皆謂出公力曰用人等事非人臣
 所得專須還他志也若用人是則將順非則開陳
 公何謂琦力始英宗欲郝質在西府公謂質固得但
 公二府論道經邢一驛卒主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
 爲中外所服一旦居此論議紛然而去愛之適所
 公以害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遠粗勝質
 遂然之遺事

公元勳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別錄
 公平日選進人才極博至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
 公其與人長忘人短而用之謂太濫其實實中不啻

短黑白

公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
 四面入籠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可當四面十也

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王沂公又

嘗云若晉公照檢着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

不可言也不知摘晉公何事或問威克厥愛允濟

如濬公臨大事全疑戶如何曰待威而後濟者亦

是也然不須以威而能濟者變公意豈以德不足

者必待威以立事邪古人謂鵬鷃自鳥望而畏之



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其品相遠矣

公嘗言仁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而不與申公誠

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心立朝聞天下善

言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不善事必

歸之管公未必盡出管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

公焉人之修身養誠意不可不謹又曰沂公為相論

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為賢相

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上皆出其籠絡獨

歐范君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遺事

或問君實晦叔天下屬望它日人用當何如公曰才

偏規模小

吳長文子瓌素以堅挺有節槩稱公亦遇之及幕府

有關門下有以瓌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

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

踰軍壕敗皆如其言然而

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為今日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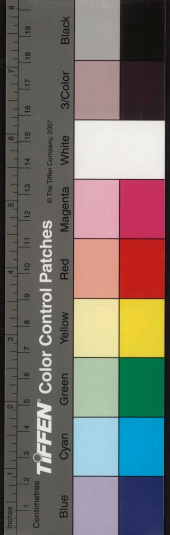
不錯餘不錯矣

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

潞公在西府人有以公進退諷潞公者潞公曰彥博

豈敢望韓公韓公地位別彥博則有此籠材蒙朝

必欲盡其
報遊故氣足



名臣言行錄

廷擇備兩府耳人頗與濬公自知之明形遺事

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州居常快快不事

公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

靈邪別錄

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

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

有補於唐而談者至卒以為謗歐陽修今之韓愈

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

也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議

公晚與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深服公之德量

嘗曰累有歐陽修何敢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

他琦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為孔子書又

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

公言及也別錄

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公公指數

事其一太祖惑一宮鬟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寤

伺其酣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為萬世法已溺之

乃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變將不勝其

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清識遺事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後集



石守道作慶曆詩忠邪大明白公與范公適自陝西
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為此怪鬼輩壞
了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別錄

公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方是及其
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

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
力是以不及於古人並遺事

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之未
嘗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既久不
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為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

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自以不
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
於民其弊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
為兵良民雖斂稅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
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壯可使安得與農
民同日道也別錄

公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太
原土風喜射故民間有弓箭社琦在太原不禁亦
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兵備於其間後宋相繼
政頗著心處之下令籍為部伍仍須用角弓太原



人貧素用木弓。自此有賣平買弓者。人始騷然矣。此出於有心也。遺事

公天性清簡。獨觀書文。晝夜不倦。餘暇則喜書。札素愛顏魯公書。而加以道健自成一家。端重剛勁。類

其為入。字狀

崔公孺公夫人之弟也。公執政用監司。非其人。則曰

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為心造化者。以蛇虎害入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為民害。可乎。公嚴懼之。記聞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

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胡氏傳家錄

論韓魏公范文正公皆由天資不由講學。卜蔡語錄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一

後集

卷之三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二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二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參正

馬嘉植培元

富弼 韓國文忠公

字彥國河南人舉茂才異等位至丞相拜司徒

配享神宗廟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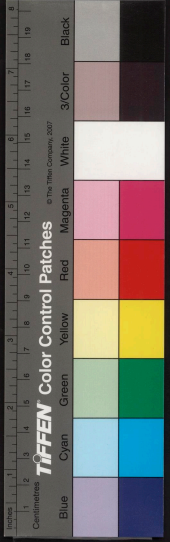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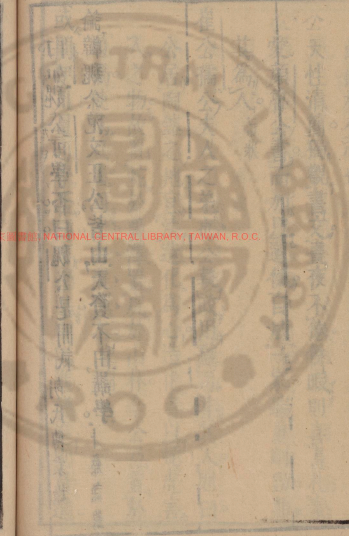
公初遊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

當以太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公西歸范文正遣

入追公曰有旨以太科取士可亟還公還京師見

文正辭以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

卷之二 宋後集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二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二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參正

馬嘉植培元

富弼 韓國文忠公

字彥國河南人舉茂才異等位至丞相拜司徒

配享神宗廟庭

公初遊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

當以太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公西歸范文正遣

入追公曰有旨以太科取士可亟還公還京師見

文正辭以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

卷之二 宋後集

